

痘證寶筏總論

一凡痘科書有痘疹二字合名者已失其旨矣夫痘系先天之毒疹乃時氣之邪素問既無辨痘仲景先已論疹逮錢仲陽作痘訣始設痘瘡治法而麻疹另之然不過數言而已想見當時痘予未若近世之甚不可以同論豈可以合名乎茲本稱痘證寶筏者蓋痘發必帶兼證或遇外感之染襲或值內傷之承害是痘爲本而證爲標緩急之治無偏廢也因是以名焉

一痘書自錢氏而後代有作者然是是非非難言盡善歌括不足以開愚者之蒙臆斷反能貽達者之誚所以道日凌夷習日卑鄙雖屬風氣使然抑亦善本淹沒耳因采名言至論纂著是書志在補偏救弊以俾大地同春非妄事雌黃今古也

一凡方書恒多勦襲托名滿腔術氣尠有文采而於痘書更多鄙

俚唯秦氏折衷引經據證義精理切可謂脫盡時蹊別開生面者也故是本以之爲主兼該諸家精要補以管見而縷晰之綱舉目張無一閒空文字學者潛心體悟不患無過人之識矣

一醫書必須情切理直六忌文繁辭晦前人立言雖善未免筆意不能舒暢非稍加修飾則無以條達豈事點竄先輩特不留虛誕以杜後疑耳

一治病先聖諄誠執方然必有方而造無方之域始爲化工故凡方書條論之下卽列方劑往往炫人心目以阻讀興因將方劑彙集末卷而分宣發攻托催漿收脫瘥後五門并附麻疹水痘方法其間稍有偏弊及藥性之不善者或叅管見以勘之或竟刪去勿貽後學支離夾雜之習所深望於維風挽化也

醫理淵微痘尤變幻前輩卽詳言乎痘而忽於兼證有痘善而

證惡者先天之毒微而時氣之邪甚也有證輕而痘重者時氣之感微而先天之毒甚也此是痘家元要人難通曉不可不辨茲本叅覆兼該條內有不便夾論者詳在註中玩索之則有得而無餘蘊矣

一是書凡六卷卷中句讀用精要處用。開卷便見眉目讀者其會心焉

痘證寶筏列言

原夫痘證上古所無內經未之論蓋三代之民淳俗樸有生之初鮮此先天火毒是以痘無由生相傳自漢馬伏波征武夷蠻上卒遇疫流入中原發瘡似豆有生長收脫亡期因名焉及後世嗜慾爲累非上古比故痘爲小兒所必出也然前人猶未之治至宋錢仲陽著小兒直訣闡素問諸痛瘡瘍皆屬於心之義立方解救多寒涼而少溫補亦不過數行了事劉河間張子和張潔古王海藏俱宗之獨陳文中力矯其偏專主溫補而朱丹谿又言陳氏之偏取錢氏之長以解毒和中安表爲主逮魏氏分順逆險三候黃西邱著圖設治而形色善惡賴有徵驗但前代方書尙屬未備今人稟質澆薄痘愈變幻法難盡致文雖古棟盈几而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者多唯有明雲間秦氏痘疹折衷始爲楷當其言簡其旨

微寒涼溫補無過不及惜乎書板久廢不克遍通寰宇舉世咸以
金鏡錄救偏瑣言爲務往往刻意於寒涼以縱恣於攻下忽朝期而
無緩急亂方藥以致疎虞貽人天枉不白醒悟皆因未覩善本昧
於根柢故耳能有究本窮源之士與之論秦景明折衷之正聶久
吾心法之精朱玉堂定論之妙而後可以醫痘矣雖然玉堂追蹤
聶氏而暈腳場陷愈加深細至於論疹未附聶氏先天之說大謬
不然處方夾雜辛熱香燥不無偏嗜取其長而去其短卽可以爲
全璧健悲幼齡失怙未能直接秦氏燈傳然既世其業則慈幼之
心不敢稍懈以故綜覈諸家之菁莪而用之應手副心頗獲實
效是知作者之貴精而學者之貴得也况夫人生疾苦惟傷寒與
痘最爲難治毫釐之差其變立至而世人全不介意以譌傳譌良
可慨焉苟能尋味箇中眞諦則治痘易於治傷寒也因采羣賢之

精粹補苴罅漏纂著是書曰痘證寶筏願與共學同登彼岸云爾
告

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春正上海強

健撰

痘證寶筏卷一日錄

原痘論

胎毒蘊於命門論

辨五臟合一論

痘未發宜預防論

諸醫用藥寒熱必以時論

痘發與傷寒傷食初證相同而不同論

用藥寒熱補瀉全要活變論

治痘首尾不可汗下亦不可太執論

察形色論

察痘有老嫩論

審善惡論

晰氣血盈虧消長之理論

辨虛實寒熱之異論

起勢論

痘例嚴似傷寒論

痘宜養自然之功用論

治痘先明五運六氣論

五運圖

六氣圖

面部報痘八卦方位圖

面部經絡圖

面部五臟所屬圖

痘見諸經穴部位吉凶考

痘疹圖

痘疹圖

痘疹圖

痘疹圖

痘疹圖

痘疹圖

痘疹圖

痘疹圖

痘疹圖

痘疹圖

證寶筏卷一

上海強健纂著

同里朱增惠春珏氏校刊

原痘論

秦氏自古譚痘原者議論多端各有所見余未暇辯惟論淫火所致此言最切乎理內經曰諸痛瘡瘍皆屬於心張子和曰瘡瘍癰疹皆火之用而根於心則知痘之發爲火也明矣然曰淫火何也心鑑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主乎精女主乎血乃知乾坤交會二五妙合無慾不成無火不動精之行血之就何莫非火之所爲先天形始成時其火已中於象體矣斯時也感之輕則輕感之重則重無聲無臭豈可得而測之哉然必待時而發者何也蓋天地之淫火與人身之遺毒同一橐籥相扇而動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之義勝客有同室同眠有出有未出者何也因人

之正氣勝客氣不能相搏故有出有不出也間有終身不出者必其原感火毒不甚或曾患瘡瘍或出水痘雜於其中而不覺非不出也或言母懷胎之時不畏禁忌恣意所欲好啗辛酸燂其氣搏於胞中受之而發爲痘瘡者此不察乎理之語矣此等五味之毒兒若受之生下或爲瘡疥癩歷或爲驚悸丹瘤者有之至於痘瘡受氣於父成形於母爾我分受其咎焉可概責其母哉此淫之論當不辨自明矣或謂痘疹出於漢後而痘書亦未出漢前淫火之及上世獨未之染耶余曰凡有血氣者莫不有此火毒授受之間火有輕重感有淺深當時之人風古民醇未凋未琢賴此火以成形然一點太和之氣陽施陰受不過自然之理而何有此證亦輕而不覺也降及後世以酒爲漿以妄爲常以欲竭散其真父精母血俱挾此火遞相傳習代復一代莫不受

患至人憐之乃著痘書亦不過象形以名因理立論因證以救世不覺世愈澆漓痘愈慘酷方書競出各執一見非上古而今世有也此非天之所爲實人之自造不然何一家之中一之內所育嬰兒有稀密輕重之不同虛實寒熱之迥異耶健按痘科名世者代不乏人然議論不一學者識力未精致有偏寒偏熱之誤而自胎伊戚皆因未讀秦氏書耳若能熟玩此書則陰陽盛衰之理天地自然之道隨處發現辨證處方隨機應變發前人所未發王道中正之治誰能及此言簡意深真痘家之折衷名實相副者也

胎毒蘊於命門論

朱氏痘出五臟前哲言之未究其本後輩傳之不窮其源致以譌傳譌千有餘年習爲成語誰能辨其非者特表而出之非無徵而云然也人之有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當陽施陰受之際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胎之內先有命門猶混沌未分先有太極命門人身之太極也自凝而成形先生命門父精母血

之毒畜藏於此真且確矣外形則先長鼻故人稱始祖爲鼻祖內如五臟六腑外如百骸九竅俱從此遂日遂月漸次生長至十月之期而誕育惟命門凝成於有形之初則胎毒亦蘊於有形之始命門卽太極也兩腎卽兩儀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坎中之一陽命門也坎上下之二陰列於兩旁兩腎也今人以右腎爲命門不能致知格物也兩腎列於命門之兩旁是太極生兩儀也地二生火生心也天三生木生肝也地四生金生肺也天五生土生脾也然地止能成物不能生物今日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似與坤作成物說不去矣然河圖一二三四五者五行之生數也六七八九十者五行之成數也生數五行之發端成數五行之結果故人生以十月爲期得天地之成數也間有七八九月而生者亦能成人婚配生育是已得五行之成數也明矣蓋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天包

羅於地之外。陽氣常行乎地中。非地之孤陰能生火與金也。得天之氣。細縕變化而生五行。以成五象也。或問之曰。子言胎毒藏於命門。詳而有理。而五臟可不必言矣。卽應之曰。是何言歟。命門體也。五臟用也。相須以生成也。鼻氣通乎肺。如遇痘發。鼻聞其氣。則傳於肺。金肺金傳於腎。水腎水傳於肝。木肝木傳於心。火心火傳於脾。土一晝一夜。隨天運轉一周。次日脾土復傳肺。金肺再傳腎。腎再傳肝。肝再傳心。心再傳脾。一晝夜一小周天運轉。次早又復傳於肺。五日五夜。五臟傳遍。痘之時氣自外而達內。命門之胎毒從內而發外。至六日而微熱。至七日而身熱大作矣。或又問曰。子何知之悉也。曰。以種痘而得造化之機也。自出之痘。無形之氣傳染也。種出之痘。有形之痂引導也。命門者。胎毒始藏之密處也。體也。五臟者。迎接時氣之郵傳也。用也。胎毒發出而爲痘。一發不再。

發矣。或又問曰：命門在於何處？曰：脊骨自上大椎數下二十一椎。

口尾間尻骨數上至第七椎上相接之界，命門之所居也。命門戶。

骨之前兩腎列於兩旁，脂膜護之為一身之主宰。三焦元氣。

根，真火生化之本。天壽系焉。凡出痘而腰不痛者，順也；痘初發一。

腰疼，命門傷也，未可以言吉也。故曰：一身之主宰也。

健按此論括先天後天

陰陽五行生成之旨，非深通大易性理不能言也。無形之氣相，有形之痲引導五臟相須之義，發前未發具見。眞實本領確言，得非比別家但言一經形色之淺畧也。人但知其為種痘書，不知其辨論之妙，先輩所不及，足以將進後學，因選錄其精者合纂。且本。

辨五臟合一論 健刪定

朱痘之為狀始焉一點紅紅者，血之色也。血之為血，雖飲食之。

不變化以生，究其本則水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以生木火土。

長養而得氣與血焉。心主之肝藏之，脾統而合之，則五臟。

太極也陽動陰靜氣血之根及其觸發氣歸血附故痘中

紅血凝而色現出齊之後次第起長充滿痘中變為漿也漿有

之所化化毒而為漿也漿既充足膿成而毒解也漸轉褐色

結痂之候也痂結蒼蠟色十二日之功成也何前此高明不論

陽五行之正理妄立名色且曰惟腎無候而又入之以耳冷飢

以明腎家無候之徵又曰痘之變黑始歸腎也此皆不根之言

有餘年誰其辨之余不得已因著五臟合一論以辨之便按論陽必原

太極言氣血必根於水火先天造化之理也玉堂此論以血雖

食之精化而其本則水是言其體不言其用也學者不可誤認

一生水之說而求之於腎則謬矣當從飲食之精求之於脾胃

後天生化之本在是痘漿之盈虧亦在是且欲生血必先補氣

陽生則陰長也萬勿以體作用妄施滋腎之劑膩滯之藥所謂

陰盛陽消百藥不能療也况痘全憑氣尊則血附焉當醒悟之

痘未發宜預防論

氏善治痘者期於未然所以前人之於痘證防微杜漸無不曲盡

其言假如冬令風寒冰冽乃天地正氣閉藏之時也反得和暖是寒暑不得其正小兒純陽之體無陰以制熱停胃胃至春陽氣發生與伏熱相搏必發痘疹龐氏曰冬若和暖春必發痘此之謂也若時有熱證者或犀角以涼之紫草以消之三豆飲以解之有平素虛弱者參朮以補之向有積熱者消積丸以平之庶卒然傳染無他證纏綿之苦而元氣一培又無不起之虞乃預令瘡家調理之法也至若痘行之處小兒遇此傳染之氣必出者十有八九未出前最要調護得法弗使多食以傷脾胃弗使脫着以感風寒弗使驚跌以損臟腑恒見夫雜證之後痘難振發驚跌之後痘勢惡劣耳慎勿視爲泛語

諸醫用藥寒熱必以時論

余古之治病者各有心得不可輕議其偏如陳文中用木香散

攻散峻烈之藥，升谿發揮其誤，然亦有用之而捷效者。劉河間張子和專用黃連解毒白虎等湯，寒涼之劑而氣虛者往往無益有損。此豈古人之用藥迥別，有如斯哉？各因所值之時所犯之證而處之耳。後之宗陳氏者多用熱，宗劉張者多用寒，此刻舟求劍之道。君子誠能測度寒暄，推詳脈候，因時制宜，則宗陳氏可也，宗劉張可也。焉有執一之弊哉？秦子近治一痘，本火證以解毒清熱之劑，連入九朝而漿得貫，尙有疫瘡火證纏綿，乃正氣不虛，邪氣尙實，禁服參朮時也。是日因強食傷脾，瀉酸餒數次，傍晚卽作渴塌。養此火毒，雖因之而洩，然津液亦從暴瀉驟脫，急用異攻散以大劑人參湯連服二劑，瀉止而漿復充滿結痂，乃知一日之間虛實並見，而溫涼雜用，譬之良將用兵，奇正間出，雖有至人莫可測度，方能全驅，取勝若畏首畏尾，少遲時刻便取敗矣。機其可不活潑。